

斯 大 林

中國革命和
共產國際的任務



斯 大 林

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會
第十次會議上的演說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1599

斯大林

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字數：19,000
印數：1—15,000

一九五四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目 錄

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第八次全會第十次會議上的演說）

一 幾個小問題

二 農民土地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

三 屠殺共產黨人的南京右派國民黨及與共產黨人保持聯盟的武漢左派國民黨

四 論中國工農代表蘇維埃

五 兩條路線

註釋

三四

一

四

一四

一七

元

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第八次全會)第十次會議上的演說)

一 幾個小問題

同志們！我應當道歉，今天執行委員會的會議我遲到了，未能完全聽到托洛茨基在這裏，在執行委員會上的演說。

可是我想，最近幾天托洛茨基關於中國問題給執行委員會寫了這麼多的論著、提綱和書信，我們要批判反對派，材料不會是不夠的。

因此，我將根據這些文件來批判托洛茨基的錯誤，我不懷疑，這個批判同時將是對托洛茨基今天演說的基礎的批判。

我將盡可能在論戰中排除個人的成分。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對聯共（布）中央政

治局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個別委員的個人攻擊是不值一談的。

看來托洛茨基想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把自己扮成一個英雄，使執行委員會把討論戰爭危險、中國革命等問題變成討論托洛茨基的問題。我想，托洛茨基是不值得予以這樣大的注意的。（有人喊道：『對！』）況且，與其說他像個英雄，不如說像個演員，把演員和英雄混爲一談無論如何是不行的。

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這樣一些被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揭穿了他們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人，痛罵布爾什維克，這對布哈林或斯大林並不是什麼侮辱，這一點我就不諱了。相反地，要是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型的半孟什維克讚揚我而不罵我，那對我倒是莫大的侮辱。

反對派現在的這種派別言論是否違背了他們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所承擔的義務，這一點我也不多講了。托洛茨基認定，根據反對派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聲明，他有權堅持自己的觀點。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如果托洛茨基要硬說聲明的內容只限於這一點，這就只能叫做詭辯，不能叫做別的。

在反對派十月十六日的聲明中不僅說到反對派有權堅持自己的觀點，而且說到這些

觀點只有在黨所許可的範圍內才能堅持，派別活動應當拋棄和肅清，反對派必須『無條件地服從』黨的意志和中央的決定，反對派不僅應當服從這些決定，而且應當誠心誠意地『實行』這些決定。

既然如此，是否還需要證明反對派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聲明已經被他們自己極粗暴地破壞和撕得粉碎了呢？

在反對派的許多提綱、論文和演說中，下流地和極端誣蔑地歪曲了聯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立場，這一點我也不多說了。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不斷地硬說聯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似乎過去堅持而且現在還在堅持『支持』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

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這個論斷是捏造，誹謗，故意歪曲事實，這幾乎是用不着證明的。實際上，當中國革命還是全民族聯合戰綫的革命的時候，聯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所堅持的不是支持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而是利用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後來當中國革命已成爲土地革命而民族資產階級開始離開革命的時候，聯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就用和民族資產階級進行武裝鬥爭的政策代替了那一個政策。

只要看看這些文件，如第七次擴大全會的決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著名宣言^①、斯大林的給宣傳員的提綱^②，以及布哈林日前交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提綱，就會確信這一點。

反對派的倒霉正在於他們不造謠不歪曲就活不下去。

現在我們來談本題。

二 農民土地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

托洛茨基的基本錯誤在於他不懂得中國革命的意義和性質。共產國際的出發點是：封建殘餘是現時在中國推動土地革命的壓迫的主要因素。共產國際的出發點是：中國農村中的封建殘餘和這種殘餘上面的全部軍閥官僚上層建築及其督軍、省長、將軍、張作霖之流等等，是現在的土地革命藉以發生和日益展開的基礎。

① 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九卷第一九九頁至第二〇七頁。——編者註。

既然很多省份裏農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歸地主豪紳所有，既然武裝的和非武裝的地主不僅握有經濟權力，而且握有行政和司法權力，既然直到現在一些省份裏還有中世紀的買賣婦女和兒童的事情，那就不能不承認封建殘餘是中國各省的壓迫的主要形式。

正因為封建殘餘及其全部軍閥官僚上層建築是中國國內的壓迫的主要形式，正因為如此，現在中國正經歷着一個按其力量和規模來說是最偉大的土地革命。

而土地革命是什麼呢？土地革命正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和內容。

正因為如此，所以共產國際說，中國目前正經歷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但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僅反對封建殘餘，同時也反對帝國主義。

為什麼呢？

因為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全部財政的和軍事的力量，乃是支持、鼓舞、培植和保存封建殘餘及其全部軍閥官僚上層建築的力量。

因為不同時進行革命鬥爭以反對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就不能肅清中國的封建殘餘。

因為誰要肅清中國的封建殘餘，誰就一定要和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集團作

鬥爭。

因爲不和帝國主義作堅決的鬥爭，就不能打倒並肅清中國的封建殘餘。

正因爲如此，所以共產國際說，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時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

這樣，中國現在的革命便是兩條革命運動（反封建殘餘運動和反帝國主義運動）巨流的匯合。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殘餘的鬥爭和反帝國主義的鬥爭的結合。

共產國際（自然聯共（布）中央也是這樣）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整個路線的出發點就是如此。

而托洛茨基對中國問題的立場的出發點是什麼呢？它是和剛才說過的共產國際的觀點正相對立的。托洛茨基不是完全不承認中國封建殘餘的存在，於是認爲這些封建殘餘沒有決定的意義。托洛茨基（自然反對派也是這樣）對中國封建官僚壓迫的力量和意義估計過低，以爲中國民族革命的基本原因是中國關稅受帝國主義國家的控制。

請讓我引證托洛茨基幾天以前送交聯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衆所周知的提綱吧。托洛茨基這個提綱的標題是「中國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綱」。

托洛茨基在這個提綱中寫道：

「布哈林藉口『封建殘餘』在中國經濟中似乎起主要作用來爲機會主義的妥協路線辯護，他這種企圖是毫無根據的。即使布哈林對中國經濟的估計是根據經濟的分析，而不是根據一些煩瑣哲學的定義，『封建殘餘』仍舊不能替如此明顯地促進了四月政變的政策作辯護。中國革命具有民族資產階級的性質，其基本原因在於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受阻於中國關稅。①受帝國主義國家的控制。」（見托洛茨基『中國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綱』）

不仔細看這一段引文就會以爲托洛茨基不是反對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的路線，而是反對布哈林的『妥協政策』。這當然是不對的。事實上在這一段引文中所說的是否認封建殘餘在中國的主要作用。事實上這裏所說的是把中國現在日益展開的土地革命宣佈爲上層的革命，所謂反關稅的革命。

托洛茨基在這裏所以要托布哈林的『妥協政策』說一頓，其目的是爲了掩蓋自己背叛共產國際路線的行爲。直截了當地說，這是托洛茨基慣用的欺騙手法。

① 屠祖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這樣，在托洛茨基看來，中國封建殘餘及其全部軍閥官僚上層建築，不是目前中國革命的基本發條，而是次要的、不大的、只配放在引號裏面的力量。

這樣，在托洛茨基看來，中國民族革命的『基本原因』是中國關稅受帝國主義者的控制，因此，中國革命主要是所謂反關稅的革命。

托洛茨基的論調的出發點就是如此。

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性質所持的觀點就是如此。

請讓我指出：這種觀點正是張作霖『陛下』的五等文官的觀點。

如果托洛茨基的觀點是正確的，那就應該承認張作霖和蔣介石也是對的，因為他們既不要土地革命，也不要工人革命，他們所要達到的只是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實現中國的關稅自主。

托洛茨基的觀點已經是張作霖和蔣介石的辦事員的觀點了。

如果封建殘餘應該放在引號裏面，如果共產國際宣稱封建殘餘在革命現階段上有主要的意義是不對的，如果中國革命的基礎是關稅不自主，而不是和封建殘餘及支持這些殘餘的帝國主義作鬥爭，那末，中國的土地革命還有什麼內容呢？

中國的土地革命和沒收地主土地的要求從哪裏來的呢？在這種情況下有什麼根據認為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呢？土地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這難道不是事實嗎？難道土地革命能夠從天上掉下來嗎？

在湖南、湖北、河南等等省份裏，千百萬的農民被捲進極偉大的土地革命中，農民在這些省份裏建立起自己的政權、自己的法庭、自己的自衛力量，趕走地主，『用平民手段』^①制裁他們，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如果封建軍閥的壓迫不是中國的壓迫的主要形式，那末，這樣強大的土地運動是從哪裏來的呢？

如果不承認帝國主義是壓迫中國人民的封建主和軍閥的基本同盟者，那末，千百萬農民的這種聲勢浩大的運動怎能同時具有反帝國主義的性質呢？

僅湖南一省的農民協會現在就有二百五十餘萬會員，這難道不是事實嗎？而這種會

①『用平民手段』係馬克思語。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在『新萊茵報』上寫道：『全部法蘭西的恐怖主義無非是用以打垮資產階級的敵人即打垮專制制度，封建主義和市僧主義的一種平民手段而已。』——譯者註。

員在湖北和河南現在有多少呢？最近期間在中國其他省份又將有多少呢？

還有『紅槍會』、『硬肚』等等，——難道這一切都是捏造而不是現實嗎？

難道可以真正地斷言以沒收地主的土地爲口號的千百萬農民的土地革命不是反對真正的不容懷疑的封建殘餘，而是反對想像出來的引號裏的封建殘餘嗎？

托洛茨基的觀點已經是張作霖『陛下』的辦事員的觀點了，這難道不明顯嗎？

由此可見，我們有兩條基本路線：

(甲) 共產國際的路綫——估計到中國存在着封建殘餘這一壓迫的主要形式，估計到強大土地運動的決定意義，估計到封建殘餘和帝國主義的聯系，估計到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性質及其反帝國主義鬥爭的突出性；

(乙) 托洛茨基的路綫——否認封建軍閥壓迫的主要意義，看不見中國土地革命運動的決定意義，並且僅以要求中國關稅自主的中國資本主義的利益來說明中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性質。

托洛茨基（自然反對派也是這樣）的基本錯誤在於低估了中國的土地革命，不懂得這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性質，否認中國千百萬人所參加的土地運動的前提，低估了農

民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

這種錯誤對托洛茨基來說並不是新的錯誤。它是托洛茨基在和布爾什維主義作鬥爭的整個時期中整個路綫的極顯著的特點。

低估農民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作用這一錯誤，從一九〇五年起就和托洛茨基形影不離，它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夜表現得特別明顯，並且直到現在也沒有離開托洛茨基。

請讓我舉出幾件托洛茨基反對列寧主義的事實，例如舉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夜的事實，那時我們正走向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

當時托洛茨基硬說，既然農民中間的分化已經加劇，既然目前我們這裏存在着帝國主義的統治，並且無產階級把自己和資產階級民族對立起來，那末農民的作用就會降低，而土地革命就不會有一九〇五年所賦予它的那種意義了。

列寧對這一點是怎樣回答的呢？請讓我從一九一五年列寧關於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問題的論文中引出一段話來：

「托洛茨基的奇特的理論（指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斯大林註）從布

爾什維克這裏攝取了號召無產階級進行堅決革命鬥爭並奪取政權的思想，而從孟什維克那裏攝取了「否認」農民作用的思想。農民呢，分爲階層了，分化了，他們可能有的革命作用漸漸消失了；在俄國「民族」革命是不可能了，因爲「我們生活在帝國主義時代」，而「帝國主義不是把資產階級民族和舊制度對立起來，而是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族對立起來」。

這真是一個「玩弄字眼」（帝國主義這個字眼）的滑稽例子！如果在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和「資產階級民族」對立起來，那就是說，俄國面臨社會主義革命了！那末「沒收地主的土地」的口號（托洛茨基繼一九一二年一月代表會議之後在一九一五年重複說的）就不對了，那末不應當說「工人的革命的」政府，而應當說「工人的社會主義的」政府了！托洛茨基糊塗到什麼程度，從他的這句話裏就可以看出來：無產階級也以堅決性吸引「非無產階級的（！）人民羣衆」（第二一七號）！托洛茨基不曾想到：如果無產階級吸引農村非無產階級羣衆去沒收地主的土地並推翻君主制，那末這將是俄國「民族資產階級革命」的完成，這將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

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五年這整整十年，這偉大的十年，證明了俄國革命有兩條階級路線，而且只有兩條階級路線。農民的分化加強了農民內部的階級鬥爭，喚醒了很多在政治上睡覺的分子，使農村無產階級接近了城市無產階級（從一九〇六年起，布爾什維克就主張要特別組織農村無產階級，並把這個要求列入了孟什維克佔多數的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的決議中）。但是「農民」和馬爾柯夫之流——羅曼諾夫之流——赫沃斯托夫之流的對抗却加強了，增長了，尖銳化了。這是一個很明顯的真理，甚至托洛茨基在巴黎寫的幾十篇文章的千言萬語都「推翻」不了它。托洛茨基實際上是幫助俄國那些把「否認」農民的作用理解為不願意發動農民起來革命的自由主義的工人政治家！而現在關鍵就在這裏。」（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一頁至第三八二頁）

托洛茨基公式的特點在於他看見資產階級，看見無產階級，而看不見農民，不了解農民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正是這個特點構成了反對派在中國問題上的基

◎ 屠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